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周松竹.宋画中插花艺术的文化意涵[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3):36-44.

宋画中插花艺术的文化意涵

周松竹

(长江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宋代文人偏爱插花,插花成为他们表达个人情感和审美品位的重要媒介。宋画中的插花艺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为我们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视角。分析宋画中插花艺术的装饰功能与象征意义及宋代文人的插花旨趣与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插花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深入洞察其与当时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插花艺术;宋画;文化意涵

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3-0036-09

在中国深邃而绚烂的文化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璀璨的星辰,闪耀着历史与传统的的光芒。在众星闪烁的天幕下,插花艺术源远流长,犹如一颗独特的明珠,静静绽放着古典美学的光辉。插花艺术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其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在宋朝达到顶峰。宋代的文人雅士崇尚自然与简约之美,他们以插花为媒,抒发心中的闲适与淡泊。例如,“独爱莲花出淤泥,清风明月无价值”^{[1](P220)},是对自然美的颂扬和追求。插花艺术不仅是对自然美的再现,更是一种精神寄托。这种艺术形式要求插花从业者拥有高超的技艺,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在修养,通过花木的排列组合,展现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

一、插花艺术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概况

(一)“插花”一词的概念界定

插花,本意是在发髻上插花枝,后又指在容器里插花枝,即将花、叶、枝、果等花材插于瓶、盆、盘、篮等花器中,构成造型优美、色彩雅致的艺术形式。唐代张泌《浣溪沙》云:“插花走马落残红,月明中。”^{[2](P68)}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有“插花”一词,石声之《闲居》中有“瓶胆插花时过蝶”^{[3](P284)}的诗句。插花艺术源远流长,被宋人列为“文人四艺”之一,现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插花所用的花材广泛,不仅有鲜花,还包括草本、木本、藤本等植物的枝叶、果实。插花是心灵人格的外化。

(二)插花艺术溯源

《楚辞》记载了丰富的植物种类,如树木、花草、果实等,借助植物崇拜抒情达意,隐含着礼乐的功能。《逍遥游》里也有关于植物象征长寿、养生的记载,最早以花木喻理。道家思想启发了后世文士,他们亲近自然、借物抒情。此外,关于花卉的神话也广泛流传。《山海经》是最早的一部记录地理与环境的著作,记录了各种花木资源的产地。在《诗经》中,我们能发现对花果的赞美和情感的寄托,这标志着花卉文学在文学领域的初步显现。诸如“山有嘉卉,侯栗侯梅”^{[4](P216)}的描述,体现了人们对花卉树木的深厚情感。还有一些有关松、竹、柏的诗句,象征兴盛、福寿和昌茂;桃李代表美好生活,等等。

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插花艺术达到

收稿日期:2024-01-20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美术研究生专业创作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研究”(YCG202007)

作者简介:周松竹(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山水画创作研究。

高峰。苏汉臣的《婴戏图》(图 1)中可见宋高宗行书题跋:“庭院景含清,峥嵘聚戏婴。心花知自喜,面具索人惊。梨枣还相让,坝篋互不争。画家源鲁语,写出少怀情。己丑新正御题。”画面红色几案上一青铜觚中插一灵芝仙草。灵芝被视为仙草,带有一定的道教色彩,象征长生。另一幅《灌佛戏婴图》(图 2)中,庭院中四童子浴佛为戏,一位手扶诞生佛像台座,一位手持水瓶灌佛,一位手捧花篮,还有一位双手合十跪地礼拜瓶插芝草。虽为婴戏,但每位童子神情专注虔诚,可能是祈求仙草护佑家人健康。全图设色明丽,笔墨精到,栩栩如生,旧传为宋苏汉臣之作。另外,带有道教色彩的南宋刘松年《宋养正图》局部(图 3)中也插有芝草,表达了通过养生达到长生的愿望。宋代道教插花与佛教插花流行甚广,现存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北宋绢画《观音图》也有插花图像;南宋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绘高僧参禅的故事,有插花图像;南宋张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也绘有禅花,以牡丹、莲花供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同时期的辽、金、西夏等国,通过壁画上的图像可以看出也有插花流行。宋画重写实,工写真,讲画理,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图像。



图 1 北宋苏汉臣《婴戏图》纸本 立轴 设色
58.7×34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宋画中插花艺术的文化内涵

插花艺术发展到宋代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宋人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宋人尤爱花,有“簪花”习惯,宫廷有簪花之礼,即将鲜花戴于发髻或帽冠之上。周密的《乾淳岁时记》说,六月时节,茉莉初出,“其价甚穹(高)。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不分男女、贵贱,都以簪花为时尚,爱美至极。^{[5](P82)} 插花 in 宋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



图 2 北宋苏汉臣《灌佛戏婴图》绢本 立轴 设色
159.8×70.6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3 南宋刘松年《宋养正图》局部 绢卷 设色
30.1×545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象,深入到寻常百姓家。宋代时每年春天有“花朝节”。《梦粱录》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6](P118)} “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5](P84)} 《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梁的春天,“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7](P131)}。《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四时有扑戴朵花……春扑戴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5](P83)}。宋代文人记录插花的文献有温革《琐碎录》、林洪《山家清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这说明插花艺术在宋代流行。

(一) 插花艺术的装饰功能与象征意义

插花可用于装饰,寓意吉祥,在一些喜庆的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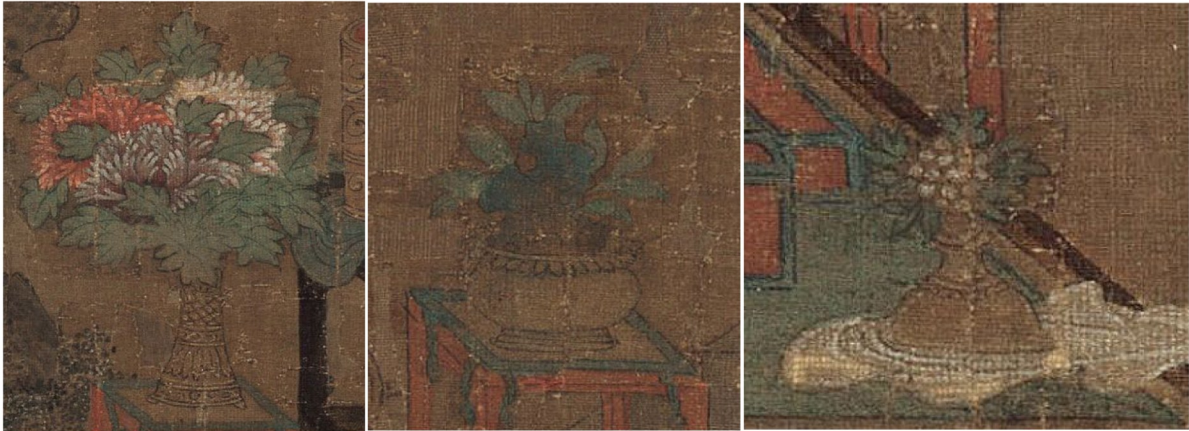


图 5 南宋佚名《盥手观花图》局部 天津博物馆藏



图 6 南宋佚名《盥手观花图》绢本 册页 设色
30.3×32.5 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二)宋画中的文人插花旨趣与内涵

文人将花视为挚友，将哲思与花木相关联，受比德思想影响，花木可象征佳人雅客、高贵的情操和美好的事物。比德是华夏美学塑造人性情感、心理结构的具体方式，是对礼乐传统和儒家哲学的继承和表现。很多文学作品皆有记载，如周敦颐的《爱莲说》、林逋的《山园小梅》、陆游的梅花词《卜算子·咏梅》，等等。南宋文人张约斋的《赏心乐事》记载了四季赏花游乐之事。陶穀《清异录》载于永锡《十二香》，记载梅花用清水参差插赏。苏轼则在插莲花于秋日时领悟人生意味，并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中写道：“芙蓉在秋水，时节自阖开。清风亦何意，入我芝兰怀。一随采折去，永与江湖乖。断丝不复续，斗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莲，结根天池



图 7 北宋董祥《岁朝图》115.2×44.3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 宋佚名《胆瓶花卉图》故宫博物院藏

泥。”^{[17](P592)}文人爱梅,冬日插梅也常有诗咏。如陆游《岁暮抒怀》中“瓶里梅花夜更香”^{[18](P12)},朱淑真《浔都春·梅》词写折取插瓶之雅事,张道洽作《瓶梅》,等等。后来,历代很多岁朝清供也流行插梅,还有水仙、月季等。道德伦理的理想人格通过比德而客观化、对象化,“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直到今天,人们以所谓梅、兰、竹、菊“四君子”来比拟崇高人格、庄严情操(耿直、耐寒、不凋,等等)。比德思想是中国文人画家经常运用的文艺形式的情感符号,通过将自然物象与人的道德相比拟,构建深刻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在这种表达方式中,美被视为道德的象征,自然景物则成为道德和品德的符号载体。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构成了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催生了“意境”的概念。文人插花由“兴”到“比德”再到“意境”,其基本特征是想象的真实大于感觉的真实。毕竟,这种“想象的真实”是情感力量造成的。

谈到文人雅趣,莫过于宋代文人的雅致生活。《梦粱录》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19](P184)}有些风雅的文人出游也要携带桌几,“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20](P83)}。因此,人们可以从焚香、品茗、插花、挂画中感受宋人的风雅世界。宋画里有很多插花图像,地点可能是在闺房、庭院、案头、书房等,花材可能是水仙、牡丹、梅花等,插花将生活点缀得充满生机。北宋诗人林和靖以“梅妻鹤子”著称,一生个性孤傲,是典型的文人隐士的代表。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南宋马麟的《林和靖图》(图9),描绘了林和靖的隐士生活。画面上一轮圆月挂于空中,月下一只丹顶鹤昂首,似

向月低吼,一老者抚须欣赏着前方美景,他身后的童子手捧插花梅花瓶,相伴左右。再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无款人物图》(图10),以古琴、棋屏、书册、画卷、瓶花、酒器及汀渚、水禽、屏风等展现文人空间,显示了一种有别于画院的非宫廷风格。屏风上的主人半身肖像点出了其文人身份。画面最醒目的位置,也是正对主人的画面前端是奇石上的牡丹插花作品。宋画中类似的构图还有徽宗的《听琴图》(图11),描绘了雅集焚香听琴的场景。青松绿竹衬托出庭院高雅脱俗的环境,几案上香烟袅袅的薰炉与玲珑石上的古铜鼎插花,营造出一种清幽的氛围和文士之韵。主人居中端坐,凝神抚琴,前面两位纱帽官服的朝士对坐聆听,左面绿袍者笼袖仰面,右面红袍者持扇低首,二人悠然入定,仿佛正被这鼓动的琴弦撩动神思,完全陶醉在琴声之中。叉手侍立的蓝衫童子则瞪大眼睛,注视着拨弄琴弦的主人。《听琴图》以琴声为主题,巧妙地用笔墨刻画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音乐意境。

宋代社会提倡文雅、理性,插花艺术同样注重理性思考,表达情操。宋代是插花艺术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宋画中可以更直观地体会插花文化的内涵。宋代画家创作了许多展现插花之美的作品,这些画作展示了当时精湛的插花技艺,标志着其艺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宋画中插花艺术的形式美与精神追求

(一)宋画中插花艺术的造型与配色

插花区分主花和配花,除了花叶的搭配,还注重配色,要按照特定的方法进行搭配,根据不同季节的特点,使用不同的花材,采取不同的插花方式,展现各具特色的风格。我们先来看几幅表现插花艺术的宋画。存世李嵩《花篮图》有三,即《花篮图》(春)(图12)、《花篮图》(夏)(图13)、《花篮图》(冬)(图14),《花篮图》(秋)已失传。《花篮图》(春)藏于上海龙美术馆,《花篮图》(夏)藏于故宫博物院,《花篮图》(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幅上皆款书“李嵩画”,都钤“项子京家珍藏”鉴藏印,表现手法一致,唯花篮编法和篮中时令花卉有别。画家用工笔双钩重彩的画法,出色地表现了花篮与花朵。《花篮图》(春)中,重瓣白碧桃花居中,黄连翘居于左下角,黄蔷薇居于右上角,深红花蕾白海棠居于左上角,白梨花枝居于右下角,满篮繁花,一片生机,描绘细腻具体,线条细致有力,富于变化。春季鲜花种类繁多,设色艳丽雅致,构图稳定饱满,足以证明李嵩的深厚绘画功力。编



图 9 南宋马麟《林和靖图》绢本 设色 22.1×22 厘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 10 南宋佚名《无款人物图》绢本 册页 设色 29×27.8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织精巧的竹篮、高超的插花技艺,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插花艺术的热爱,也表现了宋代宫廷花鸟画的繁荣。在《花篮图》(夏)中,以夏天盛放的秋葵作为主花,上有绿白色夜合花,左边栀子花和萱草,右边石榴花和百合。竹篮编织精巧,里面放满了各色鲜花,折射出繁花似锦的大自然,表现了画家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和关注。画幅虽然不大,但是描绘细腻具体,线条富有表现力,敷色艳丽雅致,构图稳定饱满。《花篮图》(冬)中,则以带叶的大红山茶为主花,配上绿萼梅、黄芯白水仙、腊梅、紫红瑞香等冬季花卉、绿叶,主次

相从,阴阳对比最是鲜明。竹篮也编织得非常精巧,与花卉相得益彰。李嵩《花篮图》四季的艳色鲜花品种和《武林旧事》中的记载基本相符,与明代温花、暑花、凉花、寒花一致。^{[15](P56)}整个插花组合插法相近,都较盈满,以团状大朵花为主花,插在中间最醒目处,木本与草本主从相配,左右对称,前后均衡丰满。阴阳对比均衡而和谐,并不浮艳,既富丽又有生气。每幅都以一色为主,各色为辅,体现了中国的五色观念,以五色表达五方空间,隐含阴阳五行之理,四象交错回旋,呈现一片生机盎然之景,体现了宋人高超

的插花艺术与高雅的审美情趣,揭示了插在宋代生活中的普遍性,反映了宋代文人的雅致生活方式。受宋代理学影响,宋代插花提倡两仪、三才、四象、五

行、六合,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追求静气。程颢《秋日偶成》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21](P53)},以静观思想体会天地之道,体现生活雅趣。



图 11 北宋赵佶《听琴图》绢本 立轴 设色 147.2×51.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 12 南宋李嵩《花篮图》(春) 绢本 册页 设色 上海龙美术馆藏



图 13 南宋李嵩《花篮图》(夏) 绢本 册页 设色 19.1×26.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 14 南宋李嵩《花篮图》(冬) 绢本 册页 设色
26.1×26.3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15 南宋李嵩《篮花图》绢本 册页 设色 26×23 厘米

(二)宋代插花艺术的精神境界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插花艺术,最初出现在宫廷和贵族中,或作为佛供花存在,直到宋代,文学及艺术修养整体提高,不再限于簪花、赏花之乐,文人借插花感受大自然的生命气息并加以吟咏。文人插花成为风尚,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体现文人雅趣,成为插花的主流。如南宋李嵩《篮花图》(图 15),只插有白色蕙兰一种,与《花篮图》相比,十分素雅。南宋佚名的《瓶花图》(图 16),绘竹制花篮一个,中间镂空,篮内插有数枝菊花、芙蓉。芙蓉花瓣由紫红渐变为淡红,大方典雅,粉白色菊花层层叠叠,繁而不乱,小小的画面绘出了秋天的多姿多彩。与前面作品对比可以看出,图 16 中插花疏朗、清丽,层次分明,富有节奏韵律,更为雅致。相传徽宗所绘的《文会图》,描绘文士们围坐饮宴,旁边有古琴、果盆和瓶插花。宋代士大夫以插花为尚,很多宋诗中均有记载,如高翥《春日杂兴》中“多插瓶花供宴坐,为渠消受一春闲”,苏辙《戏题菊花》中“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杨万里《赋瓶里梅花》中“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文人插花盛行与文人画形成基本同时,都是怡情养性的艺术形式。他们一年四季选花插瓶,插花蕴含着深奥的宇宙哲思,文人将诗情画意汇聚笔端,写下很多插花的诗词,成为展现插花艺术的绘画。文人插花多用象征高洁情操的花材,也更为素雅,以少胜多,如杨万里“只簪横斜一两枝”,张明中《瓶簪绯桃》“只有低昂分大小”,寄托着涤除陈浊,共同建构文人情怀与优雅精神意趣,展现了时代风格与文人之境界。



图 16 南宋佚名《瓶花图》绢本 册页 设色 21×19 厘米

四、结语

通过对宋画中插花艺术的特点和流行趋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插花不仅是一种审美活动,还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宋画中的插花艺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为我们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视角。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传统文化面临被遗忘的危机,插花艺术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域。因此,我们要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叶乃泊.修身养性:最新菜根谭经典修身图文本[M].南宁:广西民

族出版社,2003.

[2]赵崇祚.花间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3]侯迺慧.诗情与优雅:宋代园林艺术与生活风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4]诗经[M].叶春林,校注.武汉:崇文书局,2020.

[5]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吴钩.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7]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谦德书院,注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21.

[8]齐豫生,夏于全.中国古典名著 17:白虎通义·菜根谭[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

[9]Tjan Tjoe Som,Po hu t'ung:The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vol.1)[M].Leiden:E.J.Brill,1952.

[10]Tiziana Lippiello.Auspicious Omens and Miracles in Ancient China: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C]. Bon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2001.

[11]Kristofer Schipper,Franciscus Verellen.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12]Sarah A.Queen.From Chronicle to Canon: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3](美)伊沛霞.宋徽宗[M].韩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14]赵方任.唐宋茶诗辑注[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15]马大勇.瓶花清味: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史[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16]周密.武林旧事[M].杭州:西湖书社,1981.

[17]李之亮.苏轼文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1.

[18]谢利娟.插花与花艺设计[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19]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20]黄永川.中国插花史[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

[21]邓启桐.千家诗·神童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Flower Arrangement Art in Song Dynasty Paintings

Zhou Songzhu

(School of art,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 The art of flower arrangement in Song Dynasty paintings reflec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lower arranging during the Song perio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ocuments, images, and other material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rigins of flower arranging art and how it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Song Dynasty, becom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flower arrangement images in Song Dynasty paintings serve as effective physical evidence, while documents provide corroborativ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art form’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during the Song period. It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the literati’s preference for flower arranging art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expressing personal emotions and aesthetic tastes. The analysis of the decorative function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flower arranging art, as well as the literati’s purpose and connotation in Song Dynasty paintings, allows us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flower arranging art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gain insight into its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time.

Keywords : flower arranging art; Song Dynasty paintings; cultural significance